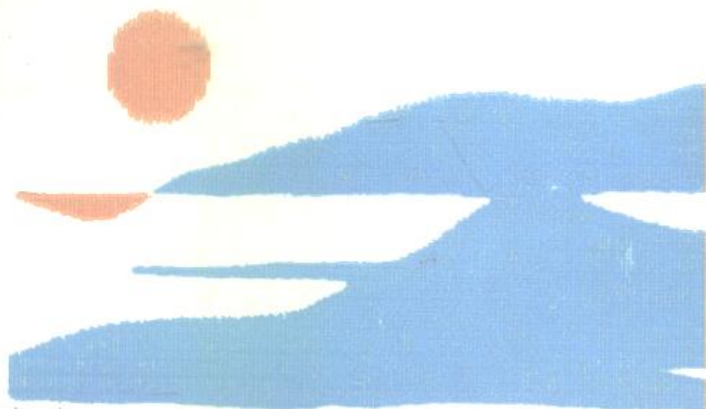


欧亚三国见闻

QIYASANGUOJIANWEN



欧亚三国见闻

石 坚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作者近年出访所写的见闻文章。作者以饱满的热情记述了异国的风情，建设新貌，以及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文笔流畅，读来亲切。

欧亚三国见闻

石 坚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690×960毫米1/32 印张6 1/4 插页4 字数91,000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600

书号: 10151·767

定价: 1.15元

25.1.10

目 录

人不会输给鸟	1
相逢一笑	9
岚山谒碑	17
人工岛上的“贵客”	25
井上姑娘	30
画廊漫步	35
茶道艺术	42
电视城走马观花	46

访神户新闻	53
新闻大厦的欢聚	59
春风桃李	68
樱花情思	76
拳拳赤子心	84
濑户内海风光	89
三食生鱼	95
贫富之间	104

音乐之国	110
万里飘香	119
维也纳街头	126
登多瑙塔	134
大海·石头·橄榄	140
五游地中海	154
从奥林匹亚到马拉松	162
无烟的工业	169

绿色国度	177
万里难闻喇叭声	182
填不满的空虚	187
后记	195

人不会输给鸟

一九八一年九月八日晨八时许，我们告别了首都，乘波音707飞机起飞。八点四十五分，飞越黄河。哺育了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黄河，从高空俯瞰，就象一条黄色的带子，蜿蜒曲折，在阳光下闪着金光，是那样雄伟壮丽！我情不自禁地低声唱起来：“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九点二十五分，跨越天险长江。它的两岸是无数条笔直的渠道，江面舟楫往来，两岸阡陌纵横，田野郁郁葱葱。“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放，直取对岸。”三十万雄师过大江的威武图景，已成为历史的画卷，现在是一派和平的景象。

飞机飞行了一小时三十五分，在上海机场停留一个多小时之后，又划破长空，冲出云层，在上万公尺的高空，以每小时八百多公里的速度飞行。

我环顾四座，多是中国人，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大家很自然地攀谈起来。我右首三个座位上坐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带着一儿一女。三个人时而低声耳语，时而高声大笑，兴奋之情，难以言状。原来，女同志是一位大学的讲师，婆母在日本居住，丈夫是五十年代旅日归国华侨，在一个科研机关工作，现在日本进修。她说：“孩子们多年没见过奶奶，两年多没见过爸爸，想到两个多小时以后就可以见面，怎么不兴奋呢！”我的前排坐着一位中年妇女，唐山入，在北京美术馆工作，是前往日本探亲的。一位少女，高中毕业，已工作三年。我问她去日本干什么？她含笑回答：妈妈、哥哥、姐姐都在日本。

“中日两国人民是亲戚”，我还没有踏上日本国土，就突出地感到这一点。

我正在默默地沉思，突然，扩音器的广播声打断了思路：“旅客们，大阪就要到了，飞机马上就要降落，请系好您的安全带……”

好快呀！真好象从天津到北京一样。

我不禁想起马少波同志写的访日游记中记载的一段故事：一九五六年中国京剧团访问日本时，一位日本老渔民深情地曾对京剧团同志说：

我们两国的鸟，
早已自由地飞来飞去了；
我们人不该输给鸟啊，
我们应该自由地常来常往。

人没有输给鸟！老渔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在毛主席、周总理和日本领导人共同努力下，开创了
两国关系新篇章。分别多年的亲友们可以团聚了，
两国人民可以常来常往了。

两国人民付出了多大代价啊！

二千多年以前，大海、巨浪，曾经是
不可克服的障碍。鉴真和尚为了东渡，从公元七四三年
开始，化了十二年的时间，五次都被“风急波峻，
水黑如墨”，“沸浪一透如上高山，怒涛再至似入
深谷”的大海所阻。鉴真和尚以六十五岁的高龄，
毅然进行第六次东渡，历尽艰辛，才胜利到达日本。

日本为了建立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曾十九次
派出遣唐使，每次二百多人到六百多人，其中多次
失败，有时全船覆没，数以百计的人被风浪卷走。
当时的人们怎能想象现在两国的距离缩短到两个多
小时就可到达呢！

日本朋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数字：从四日市到大阪乘车要四小时，到东京要三小时。可是，从大阪到上海乘飞机才两个多小时！我们也给日本朋友提供一个数字：从满洲里到广州，乘车要化六十七小时零三十五分，从北京到东京乘飞机才四个半小时。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乘飞机到日本一游体会得更深了。

我们一到日本，突出的感觉是不象到欧洲那么陌生。

你走到马路上，到处是汉字，什么“宝源号”、“瑞祥号”、“聚景园”、“八仙阁”、“松竹梅酒店”、“中国料理四川饭店，包办婚姻酒席”等等。你虽不会日语，但语言并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碍，可以用笔和日本人交谈。

你和日本朋友一接触，就会发现生活习惯好多方面都接近。吃饭用的不是刀子、叉子、盘子一大堆，一双小小的木筷夹菜，有些看来不大卫生，而客人却感到亲切——他的筷子用过之后，又给客人夹菜，他的杯子喝酒之后又给客人斟酒，这些在我们国家也是常见的。日本人进屋就是“炕”，上炕就脱鞋，盘腿而坐，和中国农村很相

似。据说日本人的席地而坐，就是从中国传去的。日本人穿鞋都备有“鞋拔”，这在过去中国也是普遍使用的。

房屋建筑风格，好多是中国式的，瓦顶平房很象北方的平房，两层楼很象南方的小楼。至于寺庙，好多完全是仿照中国式的，在日本古都京都、奈良，好多建筑风格都和我国的西安相近。

日本很多美术作品，如“松鹤延年”“寿比南山”等，其内容和艺术风格，同我国也酷似。日本人对书法、中国画的爱好的唐诗宋词之熟悉，更使人感到亲切。从中国古代的王羲之、王献之，到近代许多书法家、画家，包括天津的溥佐、“二孙”（孙其峰、孙克纲）、“二王”（王颂余、王学仲）的作品，都被日本人士所宝爱。

然而，更使人感到亲切的是人民的思想感情。

我们在日本，谁也记不起接触了多少友好的面孔，多少双热情的手，多少次热烈的拥抱。从议长、知事、市长到一般群众，几岁的少年儿童，都是那么友好、谦恭。四日市的议长、市长多次握着代表团同志们的手：“我们小小的四日市才二十五万人，你们是七百多万人口的大城市，你们

光临我市，是多么荣幸！”许多日本朋友，甚至带着歉意的神情接待我们。尽管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而且侵略者的债是不应由无辜的日本人民偿还的，但他们总觉得对不起中国人民。至于那些千方百计使客人过得愉快的事务局的工作人员，那些把顾客当成“上帝”的旅馆、餐厅、商店的服务员、售货员们，对中国人态度之友好，更是令人感动的。

我们到达京都——这是日本的一座古都，是茶道的中心。晚上，我们下榻京都饭店。经理早在大门恭候。他亲自把我们团长领进天皇曾经住过的富丽堂皇的房间。在晚饭时，他送给我们每人一个精致的钥匙坠。他用华语说：“这是送给新婚夫妇的纪念品，为了表示日中友好，就送给尊贵的中国客人吧！”我们彼此看了看头上的白发，不禁笑起来。有的同志风趣地说：“这留给我们的孙子吧！”这位经理说：“虽然我离开中国多年了，但还时时刻刻怀念着它。”原来，他在沈阳住过十八年。

我们到达东京，接待我们的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他热情、朴实，有些腼腆，宴会时和我

们坐在一起显得十分拘谨。他象对待长辈那样照顾我们。我们听说他四十多岁了，一位同志说：

“你长得不象那么大，显得很年轻。”他说：“在中国，一般喜欢别人说自己年轻。在日本，如果一个人被人说年轻，就意味着这个人是个不好的人。”我们问他怎么对中国情况这样熟悉，他说：“一九三八年，我出生在黑龙江。”

在四日市，副市长三轮喜代，是一位热情而又幽默的人，陪同我们一路，不时地同我们说一些玩笑的话。我们参观了本田汽车厂以后，在汽车上谈起观后感，一位同志提出：“这个厂怎么不生产三轮汽车呢？这种三轮车在中国很受欢迎。”这时，三轮副市长用诙谐的口吻回答说：“大概因为三轮不太稳定，就象我这个人一样吧！”一句话，引得大家都笑起来。他总喜欢用中国的玩笑话来“讥讽”别人。有一次，他突然问我们代表团一位同志：“您大概有气管炎（妻管严）吧？”使这位同志一时莫名其妙，他却笑得前仰后合，接着有点诡秘地说：“我可是有‘妻管严’哪！我晚上回家晚了，要轻轻地进屋，生怕惊动我的妻子。”——他边说边表演起来，脱掉鞋子，低着头，猫着腰，轻轻地走着，引得人们大笑。他接着说：

“我的妻子一见我回来，用脚一踢，把我踢出门外。”他的话，又逗得大家大笑起来。但是，这位副市长谈到他在洞庭湖畔一个农村，有一位干爸爸的时候，笑容却马上消失了。他沉思了片刻，深情地说：“我十分想念我的这位干爸爸，我盼望有一天去中国看望他老人家。”我想，三轮先生不仅是想起他的干爸爸吧，也许引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想起他曾参加过对华侵略战争，想起他被游击队俘虏后的情景，想起……

在历史的长河中，在两千多年的友好往来中，中日两国曾经有一段不愉快的插曲。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造成的悲剧。看来，日本人民已记住了这个沉痛的教训，不会再让悲剧重演了。

中日两国勤劳、勇敢、善良的人民，永远不会输给鸟！

相逢一笑

“你们到日本访问，有什么感情？”

这是我们访日前后一些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同志提出的尖锐的问题；其中一位老同志的亲人，都被日本侵略者所杀害。他提问时口气是那么严肃，感情是那么深沉。

作为一个参加过抗日战争的战士，到日本访问到底是什么感情？我反复琢磨着，认真思考着。

要说，真是一言难尽。感情是那么复杂，既有仇恨、憎恶、悲痛，又有谅解、友好、愉快，有时这些甚至交织在一起。

故人的提问，使我想起一幕幕往事。

在那战火弥漫的年代，一年一次的秋季、冬季反“扫荡”结束后，我们经过一个个的劫后村

庄，几乎都被日寇烧毁，到处是破砖乱瓦，被残害的人还未安葬，残余的灰烬还在燃烧，受伤的群众还在呻吟，失去母亲的婴儿还在哭叫……

那是在一九四〇年秋季，日寇的大“扫荡”比往年都来得早，十二架敌机从保定方向飞来，到了我们驻地附近，突然俯冲下来，接着一阵投弹的呼啸声——这是听到的最难听、最刺耳的声音，便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一片片墨绿、火红的柿子林燃烧了，一间间用石头建成的民房倒塌了，一匹匹受伤的战马在奔跑、嘶鸣，一个个妇女、儿童在哭喊。

“是谁杀死我们的父母兄弟，还有我们的妻子儿女？把我们的房屋，在炮火下变成灰？！”

“是谁强占我们的广大土地，还有我们矿产粮米？……”

“他们是东洋强盗！他们是东洋强盗！是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

悲愤的歌声，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愤怒的火焰，又在我的胸中燃烧。

然而，同时在我脑海里，也浮现出一个个日本人的身影：中西、清水、水户、林一雄、渡边晃……这些被日本帝国主义驱上侵华战场，又掉